



桃花汛前

魯彥周著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桃花汛前

魯彥周著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1960年·合肥

桃花汛前

魯彥周著

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合肥市金寨路)

安徽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2号

地方国营合肥印刷厂印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：6 字数：120,000

1960年10月第1版

1960年10月合肥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102·429

定 价：(6)0.48元

目 次

途中.....	1
小姐儿.....	12
渡口.....	25
三“家”上任.....	46
冬青.....	56
梅滩边上.....	64
桃花汛前.....	84
第二次作客	103
平湖散文	128
果园	136
客人	142
湖	150
新村建设者	153

后记

途 中

在到农村去的路上，碰到了一位比我早先下放来的干部，他笑着向我說：“我在路上就上了一次大課，說出来对你也許有点好处呢！”我說：“这太好了。你比我先走了一步，那怕是极平凡的事，都值得我好好的学习。”他說：“好，我們边走边談吧。”

下面便是这位同志的談話：

劳模代表会剛結束的那一天，我从县里拿了介紹信，在县委办公室里，我碰到了一位小姑娘，个子很矮，穿了一件又寬又大的藍制服外套，脖子上围了一条毛巾，手插在口袋里，清秀的脸上，还堆滿稚气，看样子頂多不过十八九。她一进门就把一只手从口袋里掏出来，掠掠披到額上的短发，同时把一条拖到胸前的辮子向後一甩，带了一种乍見生人不大好意思的神情，向县委一个同志說：“同志，听說有一位同志，要到我們社里去，他在哪里？”这位同志微笑着看看她說：“你是哪个社的？”

“我是紅旗一社的。”姑娘垂下了眼皮补充道：“我們

主任今天不能走，要我来告訴那位同志，問他可能等一天？要是着急，就跟我一道走。”

那位同志笑起来了：“你路熟嗎？現在已經十一点多了，八十多里路，干脆你也等一天好了。”

“不行，我一定得走。”她声音不高，却很坚决。县里的同志摇摇头說：“干么这么急呢！第一次出門，想家嗎？”姑娘眉头皱起来了，不高兴的向那位同志眨了一眼說：“你知道現在是什么辰光嗎？多少任务等着我們，早一天传达下去，早一天好行动。我們可以住一天，日子可不住。”这一說，把那位同志弄窘了，忙說“对对”，指指我說：“就是这位同志跟你一道。”

姑娘一听，忙轉过脸来，从我的头上看到脚下，热情地說：“你的行李呢，要走我們就赶紧走吧。我帮你收拾去。”

等我的行李背上身的时候，她忽然又說：“我看，你明天跟我們主任一道走吧。”她这話的意思，我当然明白，她是怕我走不动，我連忙說：“不，我一定今天走，我走起路来飞快呢。”她笑了笑，沒有再說什么，我們便走出了县城。

这是一个丘陵地带，地里麦苗已經見青了，每走几十条田埂，就看見許多人在插着小紅旗的塘埂上挑着土。吆喝声，笑鬧声还夹着歌唱声。在这数不清的水利工地上，我真正听到了千軍万馬的前进脚步声。

秀兰姑娘——我已經問过了她的名字，每走到一个工地上，就要停下来，跟人交談几句，有时还跑到塘底下去看，她走的快，跑在我前头，当我赶上的时候，她已經和人談的很熟了。

这个在县城里好象还很靚的姑娘，一到了这里，那种爽朗的性格就完全表現出来了。她告訴我，她們社已經完成了兴修任务 150%，說每天晚上，在塘埂上点起了汽灯，一挑就是大半夜，社长擡也擡不下来。休息的时候，大家就打鑼打鼓对山歌，唱比赛条件，那种情緒呀，实在沒法形容，这次县里又給增加了任务，所以她怎么也呆不住，恨不得一下就飞到家。她說社里田少，塘少，人多，离春耕还有两三个月，光挑土，力量怎么也用不完，还得想法子。

已經是下午三点了，我們才走到山口。

这时，我实在很累了，脚上起了泡，就是不好意思說，秀兰大概早已看出来了，她笑着說：“很累吧！”我說：“不累，不累。”这时我們刚走进一个小集鎮，她笔直地走进一个茶棚里，招呼我說：“坐下歇歇再走。”我正巴不得有这一声，把行李包一摔就一屁股坐下来了；誰知不坐还好，一坐下倒遍身酸疼起来，再也不想离开板凳。

她看看我，我的样子大概很狼狽，她同情地抓抓头，溫和地問：“能走嗎？”我說：“能，怎么不能！”

她看我答应的挺坚决，高兴了，說：“你們这次下来，我們真欢迎，”我不好意思地笑笑，她又說：“我們那里有許多小学毕业生，不安心农业生产，你們下来呀，对他們也是一个榜样。”她这几句簡單的話大大地鼓动了，我站起来說：“走吧！”她接过我的背包大步走到門外去了。

我怎么去搶，她也不讓我背。她比我矮一个头，背个大背包，若无其事；我这么大的个子，空手跟在后面，还一顛

一蹶的，心里想：“知識分子就是不行。”

天黑下来了，接着又是蒙蒙的細雨。路滑的要命，我已經摔了好几跤，想停又不敢停。除了手电筒的微弱的光，什么也看不見。北风刮的脸上生疼，脚上的泡早破了，抬起来，实在不想落下去。我瞎瞎有点抱怨自己了，留下来等一天，跟社主任一道走，早上起个早，悠悠闲闲的該多好，現在，現在可倒霉了。

走到一个大松林里来了，这时，我說話心情也沒有了，只看着前面的手电光，慢慢向前移动。走到松林中間，不知什么东西从头上扑嗤一声，猛不防把我吓的一身冷汗，脚一滑，又栽倒了。走在前面的秀兰，急忙赶过来，扶起了我，安慰着說：“吓着了嗎？那是老鹰，有什么可怕的。”我看不見她的脸，可是从她的声音里我得到了胆量，我爬起来，她給我从树上掰下了一根枝桠，当作棍子拄着，走路果然好多了，但是我还是不住埋怨自己，埋怨今天动身的太冒失。說来真倒霉，这时后面又有个什么声音越听越清楚，我全身汗毛都笔直的豎起来，又不好意思喊她，怕她会笑我胆小。硬着头皮走了一会，終于我确定了我身后是有东西，我硬着头皮猛地回头一看，天啊，一只黄黄的不知是什么东西，眼睛里发出綠光，瞪眼看着我，我吓的尖叫了一声，拔腿就跑。人真怪，那怕是疲倦万分，一刹那就会爆发出巨大的力量，我一跑就跑到了秀兰的前头，大声喊着“野兽”，因为我实在不知道看到的是什么东西，秀兰被我一喊，也吃了一惊，跟着我就跑起来，她背上背着包袱，沒有我跑的快，我跑了

一段，看她沒有跟上来，这才想到不該一个人朝前跑，停下了脚步。

过了一会，秀兰赶上来了，抱怨地說：“你太胆小了，一条狼，看把你吓的，它看見我的手电光，夹着尾巴就溜了。”我没有吱声，暗暗埋怨自己，刚才的行为实在可耻，同时我又暗暗下了决心，再碰到这样的情况，决不再跑。

雨，越下越大，我們的衣服都湿透了，秀兰的包袱大概有好几十斤重了，她也有点累了，我从她的步伐上可以看出来。至于我呢，簡直是拖着两腿在捱。幸而她沒再提起刚才我跑的事，这对我多少还是一个安慰，否則脸朝哪儿放呢？

这回，她不离我太远了，为的是好照顧我。走不多久，她忽然笑道：“你怨了吧。”我脸上一陣发烧，我确是暗暗在埋怨自己，埋怨自己不該找这不必要的苦吃。我想，在田地里，在劳动上，我决不能作一个逃兵。可是在路上，这苦，这分决心有什么必要呢？迟一天我同样可以到达，而且我还可以騰出精力第二天就去下地，給老乡們一个好印象。現在……当然，我沒把話說出来，停了一会，她又笑道：“你不行了？”我不敢再吹我行，她用手电筒照照山坳，山坳有两間草屋，她說：“到这借个宿，明天一早再走吧，真倒霉，又碰上这场雨。”我全身輕松下来了，就象卸下了千斤担子，直起腰舒了一口气，看看表，已經是夜里一点了。

“还有多少路？”我問。

“大概有三十里。”

“还有三十里？”我吃了一惊說。“我們走到現在，才走了四五十里？”

她輕輕笑起来了，笑的很神秘，抱歉地說：“真的还有三十里。我們多轉十几里路。”

“多轉了？你不認得路？”

“認得。”

“那……”

“等你住下的时候，我就可以告訴你，我多轉一点路，是想去看一个地方，才走时我把你也当我一样看呢，后来晓得你实在太累，我就暗暗在罵自己太冒失，可是我又不好告訴你，怕你听到路远更增加了一分累。”

“你要到什么地方，去看些什么呢？”

“不久你自然明白，也許是我想錯了，先告訴你沒意思。”

我們談着談着就走到草屋跟前来了。她上前去喊門，我一屁股坐在門前的大石头上，給棉衣擰水，全身冻的直抖索，牙齿和牙齿打起架来，肚子呢，偏偏又不掙气，咕嚕嚕直响，脫下鞋，看看脚，脚已經出血了。

“唉！”我忍不住暗暗叹了一口气。只怨我平时太娇，也怨我早上太自信，怨誰呢，“好在現在有住的地方呢！”我自慰地想。

門开了，我看不清是什么人，只听秀兰和他咕嚕了一陣，接着灯光一亮，照到他的脸上，从灯光里，我看出是一个满脸狐疑神色的老头。

我們被引进了屋子里，老头端出了一张竹床，冷冷地看了我們一眼，这眼光叫人非常的不舒服；他那死板板的脸孔上堆了一种显然是做作的笑容，更叫人不快。可是现在哪里管得了許多，最要紧的是脫下湿衣服烤烤火，睡上一觉，或者再喝上几碗热稀飯，那真是最美好的享受。

老头又抱来一捆稻草，不等稻草鋪开，我就向上面一躺，秀兰姑娘站在屋当中打量着什么，我說：“你也休息一下吧！”老头咳了一声，干笑笑說：“两位干部同……同志，你們辛苦了。”干部和同志几个字說的都很不自然，我倒沒怎么去注意，秀兰眼睛可直楞楞的看着这老头了。

老头大概很害怕秀兰这个眼光，忙摸摸头說：“是呀，为人民服务嘛，再累也是光荣的，我佩服……”秀兰不等他說完，就直楞楞的問道：“你可是姓赵？”老头点头哈腰地說：“是。土改后政府同意我到这来开点荒。”

“走！”秀兰突然面向着我背起了包袱，我被弄的莫名其妙。因为全身酸痛，懶得抬起身来，我求情似的看着她，我实在不想动了。

“走！”她又說了一句，簡直对我在下命令。

雨是停了。可是风还是照样在刮，有时还有点把点雪花，我跟在秀兰后面哭笑不得，就是老头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也不該这么一下就跑出来了呀，还有三十里，这路上又在哪里歇呢，而且我的腿……我摸自己的腿，不由把身子斜靠到树上。

“他是什么人，你从口音听不出来？”秀兰气鼓鼓地說。

我回味了剛才老头說的話，却得不到答案。

“不是我們的人，才会有那樣口氣。”秀蘭說，“我一問果然不錯，他是一個地主。”

“地主！”我吃了一驚。

“在县里还談到他呢，我聽見王政委批評过他們这一乡，說不該讓地主在这里逃脫管制，剛才一進門，我便怀疑是走到这一家来了，一张口就不对劲。”

这一来，当然得繼續前進了，無論怎样累，也不能跑到一个地主家里过夜。这样，我們便又开始了艰苦的“行軍”。

这底下，我的狼狽就再不用形容了，有时我寬慰自己，拿紅軍长征过草地来比較，一比較确实感到疲劳少了些；可我依旧忍不住埋怨，埋怨自己今天不該来，埋怨这姑娘多轉了路，我不知道我哪来的这許多埋怨，临动身的决心不知都跑到哪里去了！

好容易我們走到一个大洼里，这是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洼，长滿了沒人深的荒草，沒有路，也沒有人家，我們拨开荒草走着，象在过草地，有时碰到一堆刺棵，挂的衣服喳喳响，用手一拉，手也給戳破了。

“把我向哪里帶呀！李秀蘭同志。”我停下了步子，說实在的我也真沒法再走了，我哭喪着脸輕輕喊。她停住了，我說：“我真走不动了。”这句话說的很不体面，象在求饒，說出了以后，又感到后悔；可是她倒沒有留意，从前面又走回来，把我的行李放到荒草上，說：“那你歇一会儿，就睡在草上，头枕在行李上，一样的舒服。”

“你呢！你一个人走？”我惊叫起来，說老实话，除了累，我还有点怕呢。她笑笑說：“我不走，我到那边去看一下。”她擰擰头发上的水，又說了一句：“我一会就来。”就急急地走了。

过了好一会，仿佛我真蒙蒙眈眈睡了一会儿似的，突然我耳朵里传来一阵柔和的歌声，我清醒过来了，我想起了秀兰，她到哪里去了呢，在这野兽出沒的地方，我怎么能一个人跑在这里睡觉，讓她，一个小姑娘乱跑呢。

我忍着腰部的疼痛坐起来，歌声愈来愈近。我听清了，是秀兰在唱，沒想到，她还有一付好嗓子呢？

她輕輕地走来，看我坐着，便加快了步子，兴奋地喊着我說：“江同志，我的想象証实了！”我还来不及弄清是什么事，她就迅速的坐下来，把手里捧的一大块泥土，放在草上，用手电照着土，她指着黑油油的土說：“你看能不能种庄稼？”我把土仔細观察了一下，說：“怎么不能？这是最肥的土壤，你从哪弄来的？”她快乐的又笑起来說：“这里尽是草，弄它不动，我从那边溪边用手挖来的。那边还有一道泉水呢，好大的泉水，一年淌到头。”接着就把这潮土向我包袱里一塞，我来不及阻挡，她又俏皮地說：“弄脏了，我給你洗，不带这土回去，我們主任不会信的。”

接着她告訴我說，她很久以来就在想着一个问题，怎么样才能把社里的干劲都能發揮出来。有一天她在报上看到定远县张清华远耕队的报道，她想起八九岁的时候，跟母亲逃荒，曾走到这个洼里。这洼离她們社只有八九里路，因为隔着一

道山，很少有人到这里来过，现在社里人力除了修水利还有多余，社里地又少，这块好荒地为什么不能开呢。她早就想来看看，可是因为水利第一期工程任务很紧张，没能抽开身子；这次到县里开会，回来轉一点路，正好走到这里，现在証明了这里不但有最肥的土，还有一道泉水，打起一道坝子，把泉水拦住，这几千亩的荒草洼就变成了良田，一亩收五百斤，一百亩就是五万斤，一千亩就是五十万斤，該为国家增产多少粮食呀，还不要花钱，不影响社里的水利兴修，一冬一春就能开好几百亩。

她越談越兴奋，虽然在黑暗中，我依旧清清楚楚的看見她两只清亮的眼睛，发出动人的光輝。她好象并不知道我在看着她，突然又站起身来叹了一口气說：“我真羡慕你們，你也不大吧，可你們已經为国家做了好多事，我呢，十九岁了，对国家什么贡献也沒有。”說着，又拨开荒草朝有水响的地方走了。

我全身感到一陣发烧。脸上火辣辣的，一种难以抑制的羞愧使我再也坐不住了。这是平凡的一晚，可是我能把它当作平凡的事件看待嗎？我动摇过、抱怨过，阶级敌人的話我就不能觉察到。可是她一个普通的农村姑娘，貧农的女儿，却是这样的以一种高度的热情，热爱着我們的社会主义事业。才見她时，內心还瞧不起她呢！在課堂上，我們天天談要向劳动人民学习，但学习什么呢，我們的了解是抽象的；今天晚上，我虽然是在到农村去的途中，但这又是多么丰富的一个晚上，于是我想起了在我們劳动鍛炼和改造自己的途程中，

还将会有超过这路途上多少倍的困难，我还能又是动摇又是抱怨嗎？

这位同志談到这里停下来，我不禁深深地思索起来。是的，这是一个平凡的经历，沒有曲折，沒有惊险，但是难道这里面就沒有值得深深考虑的东西嗎？

等我怀着感激的心情看着他时，他已經走到田里去了，一群社員正在向他招手，他忘記了和我告別，就飞也似的跑去了。

所以我連他的名字也未曾問得。

1958年2月去嘉山途中

小 姐 儿

在大跃进的声浪中，我到××农庄遇见了一位小姐儿。小姐儿是以年纪小个儿矮出名的。在家里她是爸爸最小的小姐儿；到了农庄，她又是队里最小的小姐儿。尽管她对这名字很讨厌，甚至在一次会上，气愤地鼓起红红的腮帮发脾气：

“谁再喊我小姐儿，我就跟他翻脸，在家里，我爸爸都不喊我小姐儿，你们凭什么这样喊我？”小姐儿扯了一个谎，实际上她爸爸、哥哥、姐姐都喊她小姐儿。可是扯谎没有用，发脾气也没有用，大家还是这样喊她，小姐儿心里真难过极了。心里想：这些人真讨厌，我爸爸都不轻视我呢！小姐儿，小姐儿，这不就是说我不能算个真正的庄员吗？

生气尽管生气，喊常了听来也不感得那么逆耳。可是等她不再为这个小姐儿名字生气时，小姐儿的名字忽然消失了。她的真名——赵珍，突然响亮地被人喊起来了。

这变化过程才三个多月。

小姐儿在家里

小姐儿原是爸爸和妈妈最心爱的女儿。哥哥大了，工作

去了；姐姐大了，上大学去了；只有她没有考上高中，呆在家里。虽说家里环境好，有充足的自学条件，爸爸妈妈给她安排了一切，哥哥给她买了好多书，姐姐给她订了报，可是她的心总是安不下来。每当她向大門口一站，她就想：这社会上大概就我一个人闲着吧！看到报上許多先进生产者已經在做一九六二年的工作时，她就想：我連起碼的搬一块砖的作用还没起呢！看到各个战綫上大跃进的消息，她就急的到处打听，怎么样可以到农村去生产，做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。这种热情的向往已經不是一天了。

事情偏不是那么順利。市里第一批批准到农庄去劳动生产的中小学毕业生里，竟沒有她的名字。小妞儿接到通知后气哭了，通知上安慰她的話，一句也沒有看下去，把通知撕的粉碎，回到家睡了一天大觉，父母再追問，她什么也不說。

再过一天被批准的同学就要光荣地出发了。街上又是鑼又是鼓的准备去欢送；大紅布标語横挂在街心，风一吹噼噼作响；許多人家門口都被贴上了喜报。小妞儿走在街心，心里象塞了一堆草，又乱又难受。走呀走的，自己也不知走到什么地方，也不晓得要到哪里去。誰要在这个时候来安慰小妞儿，小妞儿非跟他吵上一頓不可，小妞儿的脾气大着呢！

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小妞儿想起了报名那天，一个矮胖矮胖的同志，好象很瞧不起她似的說：“你多大了？”小妞儿說：“我十七了。”那位同志說：“我看你頂多十五岁。”小妞儿叫起来道：“年龄还好瞞的？”那位同志又說：“你太小了，下去要体力劳动，你行嗎？”小妞儿头一偏說：